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五千七十
三

以本使進身者可為桐城。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遠海義府遣仁軌運糧果深沒初御史來異武按之。異武希義府意。遣仁軌不以禮或對之。張洸曰公與當朝雖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持頭自縊。使與掩鼻。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宜夫却元耶。生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赴濟泰以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宜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遂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廡。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廡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廡。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武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則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乘寬帶。發明耳目。與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廡西廡。漢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廡。宜思怒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仁軌後為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敏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敏玄奉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為敏玄所掣肘。仁軌表敏玄知兵事。敏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

永樂大典卷五十三

二

之。卿何辭。敏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稱少之。始仁軌既官。連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母於縣。抵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故隔者。可為至戒。楊昉為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涼兄弟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多為言者所引。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劫。然通昉曰。迺朝。迺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齋旅。訴者。字昉。邊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備。配。遠。方。死。者。無。置。吏。叙。時。人。深。賞。之。妻。師。德。以。殺。中。光。河。源。軍。使。水。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洞。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勳。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囑。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言。者。曰。我。當。壽。八。十。今。違。我。何。也。復。自。言。佳。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在。伏。俄。而。氣。絕。以。妻。公。之。明。恕。尚。不。免。溢。為。政。者。得。不。慎。歟。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戮。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詔。說。出。則。野。充。實。官。獄。海。內。莫。不。察。畏。彈。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輩。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食。

永樂大典

卷一五〇七三

覆勿復如此義府惡侍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顯頰俱起徐對曰
 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愧然竟不引
 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曹楊仁頴奏其職汚詔劉祥道并三司劾之獄
 成長流萬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被銅山賊李義府
 露布榜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收一夕弄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淫
 奴婢而亂放各職家而親人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
 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還
 人有索憲關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
 本集朝廷成曰直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
 所視衆口所評亦越越而失步矣自無拱之後斯風不壞苟且公行無復
 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則直記數
 日對賓朋思驕指腹中雙青桐樹曰此忘則直遷居宅土付直四十廣朋
 曰侍御青直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則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
 敗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
 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
 但為國除毒亦乃名在身前遂彈高拱何以至於此終 高宗大漸顧命義

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三

三

夫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并乳母
 之子五品夫事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傳何
 為惜侍中矣權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史及
 中書侍郎劉祥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京曰我有
 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夫居中執權親視顧託未
 盡匡救之節遂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獸傳其不允也宜哉 張由
 古有史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殿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
 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班固空
 文章何關班固事則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
 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
 之不觉仕進者不可勉歎 周矩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
 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為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
 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譏去為單令中書舍
 人路敬潛點抄河南道使遂次筆譏去自以初獲復以敬潛使遂頗有慢色
 雖諛迎之鏡上為絕證揖鞭而已敬潛怒憤而棄之曰郊外遠迎敬遂明
 勅為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恪無准仰其知識玄拜伏流汗乃捨

之後轉魏州刺史為魏介事懷讓所辱俄又俱為兵部郎中既司曹司亦難以為容來朝以為深戒 李和自為侍中子弟魏瑛而婚石族議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教風俗奈何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身房之寵侍奉嫡王皇后性妬猜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為庶人齊宣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行廢也玄宗訪於使元齡元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幼之則極人心日居東宮本開大惡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也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德惠者久之身林甫乘隙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日問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主郭王瑤光王瑤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為三廢太子身既寃元武妃及左右屢見為崇官中終夜相恚或聞鬼哭聲居至親視之皆曰三廢為屬先是收郭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時文武妃死其屬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楊然懼然矣三廢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穢者知有神道焉天寶中身林甫為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拜相李通之等咸以立功邊陲人各約袖林甫應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番人為邊將其因其權言於玄宗曰陛下之權材國家富強而諸蕃小族者由文吏為將法壞

家集大德卷五十七

四

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降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為戎守疆 家誠 晉德康 聖亂安危保之天命而林甫斯究實主禍階痛矣代 文集家 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用心所欲非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誓守死無貳取躬不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幸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進退不思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已見仗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置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舉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遠則極意攻難榮華耀耀無結李之勳終年之勳無一旦之功期君子所歎息也若夫中宵之長吟晝夜之企望晨事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威者耳所居吏但宜敬之而已夫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累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善問外事或時發來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不入託人之請求當謙言辭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恐患心所不思可外達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

遠宜通之哉中飽常人溫華之求下全未脩無累之稱此又兼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於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未守人雖復云云當聖觀所守此又兼志之一隅不須行小小求情之意兼若見窮之而有可以振濟者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者若有所損發多有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言求皆彼無我有故求我此謂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而言強則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復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必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則且俗人傳言遠傳凶疾人好議人之過則此常人之議也坐中所言自非高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春也非議不言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乎本和得失所在慎勿務之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是竟不可言以待之既有問人者猶當辭以不詳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成便當無何舍去之此指闕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

永樂大典卷五十七十三

五

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乃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恃辱之言正坐視之夫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二義無可故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其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若守不已或刻以圖惜不可憚此小智而為所撓引以盡其言今正聖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弊比庶幾已下欲靖時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樂華則少欲自非坐懸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讓讓主若孔文舉求代先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持遠迫強與我共說者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通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偏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使言某甲者知吾事是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據以為意見之而走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同則彼恐事洩思害人已滅迹也非意所欲重者而來戲調矣又友人之間者但莫慮使小共轉至於不共亦勿大求矜趨以不言卷之勢不待大付自上色也自非監臨相與無他宜通有壺榷之意未情之好此人道

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得足常之蹟，中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甘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捐貨微懼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之所大惡也。人慎不須強，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未動已，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見醉重使止，慎不當至，因醉不能自財也。藝文類聚魏王肅家誡：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違席長跪，稱父誡以辭之。故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連酒令也。若為人所屬下，主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與常於此，作所宜深慎。呂宋萊祥志錄魏孝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五十四國志魏書魏王祀家誡：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馳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封燕之眾，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感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解王馬戶封，學春性之道，非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醇。

水樂大典卷萬五千七百三

縛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為積而不能散，則鄙吝之惡積而好奇，則淫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則辱身，此二患也。唐書房玄齡屏風書古今家誡：清波雜志唐柳氏自公諱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地常成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大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本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儉，僅得比家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執踰於此，蓋有鑒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苟有一二顧者，聽之，觀之，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唐陸房家誡曰：漢袁氏果葉忠節，吾心所尚，尚宜師之。韓流湖泉日記：李靖之子兼嘗答曰：為文士問，固以為家誡司為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終此三者，何患不治？顧秉曰：相誡勅正當，尚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乘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司馬曰：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乃舉故太尉司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司馬曰：此諸人者，蓋恭朝之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平論時事，蔽吾人物真。

永樂大典

卷一五〇七三

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宋之柳開傳聞善射善奕素有集十五卷作家誠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宋蘇轍集古今家誠序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慮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遠而就利也深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夫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則則乎惟恐其不入也日嗚呼此父母之心也代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之於父母也則諫不敢諫則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復止詩曰潤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隘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為焉是

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三

七

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道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偷聞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委持以發之歎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委元獻公類要聖賢家戒房梁公戒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今各取一其謂曰若能當意是以保身成名國語有語曰趙文子冠者之孫州之子趙武也所以士位始也見樂武子與言武子曰善哉理也至矣賢子若是以賢見於卿大夫卿見之是成人也昔吾違事在王在子趙州之世也大夫與士相常所下軍官世之華則榮之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色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者大人中行桓子之子荀爽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不見又子伯州也見范文子范武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輪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與王實諫臣遠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倕攻也誦誦讀而世後珠之非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荒公卿士於朝也獻詩以風也忠臣也風水也聽體傳之言於中聽商故所傳善惡之言諱夫忠也祥子

已於謹行教曰始有之成無成其成之類是考百事於朝百言成事問訪
 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倫也見却駒伯駒伯曰善哉
 吾聞却駒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乎子曰外見韓獻子吾聞非獻子曰
 戒之此謂戒人人在始與善善退不善幾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
 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也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
 莫除而已介也亦樂又何加焉先賢武子武子曰日所可日之子可也成
 成子道前志以依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也也九君
 志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志納之以戒子之文事必濟先善戒叔子曰平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為大人也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抑季子曰
 誰之不可以求之也下不知誰可以求其求不以其求也見張老曰大
 夫休矣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游也范叔之教可以大
 韓子之戒可以戒物備矣如多也志在于人事已備能行其善也志于
 若夫三都之人之言也何迷焉不足辨也知子之道善矣道訓是先王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七十三

女誠

子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辱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
 夜勤心動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先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于杖履
 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
 以為憂也但揚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夫家他門取耻
 宗族吾今疾在沉澤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凋依間作女誠七章願
 諸女各為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前勉之女誠一卷陳氏曰漢
 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藝文類聚魏荀爽女誠 詩云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
 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焉順坤以崇姤斯
 百業之社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利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
 把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廷非禮不
 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公為災傳世不來遂成於灰春
 秋書之以為高也新唐書文藝列傳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
 室撰女誠傳于時鶴林玉露宋文公嘗病女誠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

去滿日曰正靜曰平靜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古如杜
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舞竹竹防身動如律竭刀機行中凡此等句便可
入正靜他皆做此等以書為靜春先生到子
澄慕精進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遺誠** 宋姚成一雪坡集
成年九十將終自誌其基道誠謂子孫吾平生聖賢傳心體躬行自覺
起踰釋老歸直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喪禮一從古制中奉貴
錄遺誠門人 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
念如款頭然而無備了辨處者甚元惠平地上討許多忙忙既得眼來早
已四五十歲了也備嘆甚麼作佛法任備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
二分教乃至一十七百則陳喇葛麻皮與百氏講于從頭解註得盛水不
滿總是門外打之這說時似悟對境運運此事向道無備會處備轉妻會
轉不相應備莫見與麼說便撒別生知解直鏡向千人萬人撥不入處別
有主機總不出箇要會處妻念惟有具大信根而已躬下真奉實悟乃終
荷負備若作荷負想依著沒交涉改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
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入捨得猶皮自認為大到處高談闊論
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約者三四十年的此事

永樂大典卷五十三

九

上着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漸安故還肩師位尋常
過甘言厚幣不啻毒菁人心果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
本非道力使之然也妻見道流沒要緊過然于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
業識狂心妻行平地土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備從無量劫來被
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嘗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
備還知多少人在備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備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
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仗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
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誓運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
識他目前不曉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元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
似與麼熱亂得千生為出使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備知衆生結縛深厚
無備奈何處備者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泠枯寂弓食
鷄水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
備脫處既會不得天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推推任亦莫問三
十年二十年忍向不得處暮爾抄造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宗誠**
北史魏本紀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帝御憑雲觀 **子弟誠** 宋黃庭堅
引見諸王叔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誠十條以賜之

豫章子弟誠 言獨筆墨如漆身浴德精拭几視如化通達
善收筆流墨康子弟職書凡書視自照其面惟弟惟子深深戰戰 邑人

不誠 易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 起居之誠 太公金匱起居
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言曰安不忘
危存無忘亡秋之言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古人所誠 漢書

蔣琬傳未嘗操搖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
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
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
反吾言則顯為吾之非是以然然戲之快也 數以書誠 東漢

延傳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運武關延等往來要擊董憲別將於彭
城鄆郡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杜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誠之延上
疏辭有曰明此深淵故成備其
事不備則命必不救為國之憂也 前世為誠 東漢書三公見罪
申賢之誠余以善自終乃周謙見使客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
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无生言山水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故遂就誅雖復連

如賞賜時祭不足以償不貳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
於國事者無二則爵賞先于當世功名利於不朽可不勉哉勸懲恭約盡
忠統稱 著銘作誠 昔書列傳張載父為蜀郡太守載性剛雅博
任職 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曰嚴嚴梁山積石岷岷連屬荆衡近級岷

嶓南道印雙北遠襄斜狹道彭陽高踰萬華堆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朝
閣壁立十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通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
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奔侍十二曰生獻壽引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
戟為大起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者在武侯中流而善何山之固見屈吳
起洞庭五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人命不易憑阻作
空鈔不取績公孫既沒劉氏街壁覆車之軌無敢重跡勒銘山河敢者榮
益益州刺史依敬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錫之於劬閭山焉

嗜酒深誠 南史范泰傳泰字伯倫外弟荆州刺史王恽性嗜酒
醉數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
誠其言甚切恽笑久之曰 容館畫誠 北史魏季平傳為相州
刺史前未壹使頓好侵
見規者來未有若此者也

永樂大典卷五十七十三

六七八三

永樂大典

卷一五〇七三

漁平乃直復虎尾踐薄水

凡事為誠

錄劉仁通與梁太祖

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
行伍出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得未可時太祖
方據四鎮仁遠後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竟為記忘後太祖一居而面仁
遇久在丙班累乞一潘終不命允既而年邁痼疾在牀新婦累有奉聞太
祖猶微語忘且于悲泣表告方除克州未及赴官疾亞而卒是知凡事為
誠寧不書紳

賦詩規誠

唐書李日知列傳景龍初日知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

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無從官賦詩日知平章獨以規誠
宗他日謂日知時雖狀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勅

書詰誠

舊唐書麻人祐傳祐因附表謝罪為起既至言祐必能改
過太宗意稍解賜為起而諭之仍以祐前通勅書詰誠之

祐聞為起勢勉而獨被責以為責己意甚不平

授官致誠

舊唐書崔彥昭列傳彥昭同
平章事輔政數月百職新來

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三年因其轉官播宋誠曰彥昭歷誠有勞合符無
愧涉於六月來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望重整前

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三

十一

規而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并絕於多岐請託銷權於正議不
煩內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練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

先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時勉於黃閣俾
止位於散垣收服誠詞水豎茂業嗚呼車君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迹近

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輔勝者貽其水冰沽
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負及人唯爭自我切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美

之能守規經營而倚位用枉撓而富華唯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宜詔既
畢閣門未知未遂舟車迄無私謝推爾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錄實

崇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止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
往可嗤獎善須明懲惡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為頻

念孤寒垂恩耕織常自動於數事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臣國必
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克齊亦比爾於畢

愛可中書侍郎

百寮新誠

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帝晚益病風不
休前判度支事與天下事一付后后乃史為太平文

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撰定列女傳
臣既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

外戚誠

新唐書高宗武皇
后傳后製外戚誠

獻諸朝辭

有訓有誠

朝流淵泉日記大非禮勿履戒也復以

之也。坤厚德載物不以地。通取義也。持而用之。臣位以成已也。有訓有誠。只以分配陰陽言之。但可以明於憂患與故。而自知爾。非君平責卜之論也。况於聖人垂教於天下後世乎。

賜書為誠

宋鑑長編淳化三年。廷議進士孫何等。各授官有差。入謝於長春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此等但能自檢情。美替而歸。則則致事。衡木易測也。特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誠。

興廢有誠

孔子世家補。孔子觀于

之容。葉封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為人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奔辰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為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徒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鑒遠。於其所以安存。而息息所以危亡。是不有以異於師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詩文

藝文類聚。後漢高長方清誠。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無。又不養以福。保全其壽年。飲酒痛我性。思慮害我神。莫色伐我命。利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七十三

十二

德。亂我真。神明無柳。賴慈妻於東。項中。羊素我。進。慈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位。不復還。上士慈其痛。抗志凌雲。煙襟蕩。弄穢。果。飄。遊。任。自然。退。倚。清以淨。存吾古。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悅。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神。歸。存。晉。李。元。起。居。誠。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冀。其。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遠。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夫。而。未。俗。謂。守。慎。為。拘。若。退。慎。為。怯。得。不。進。以。為。勇。無。禮。以。為。違。異。乎。吾。所。聞。也。雲。溪。友。議。表。貧。誠。余。以。曾。子。迴。車。不。入。勝。母。之。閭。不。車。有。捐。輪。之。媼。是。乃。曾。參。立。行。孝。之。名。不。車。抱。淫。邪。之。責。過。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為。是。非。乎。諸。官。有。事。令。者。自。宰。廷。安。本。校。猶。之。徒。也。強。為。高。車。而。干。謁。時。有。時。評。事。任。江。陵。醴。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議。歸。君。果。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敏。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馬。味。根。主。人。極。其。之。絕。李。忽。寄。書。於。醴。院。情。况。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快。恨。悔。而。不。能。明。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為。舉。士。沈。沈。摧。既。遠。名。路。從。知。長。沙。每。迷。於。同。院。眾。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為。報。鮑。妻。燕。少。女。與。吾。竟。取。朗。州。場。王。

安石臨川集誠勵諸道轉運使程憲財利寬恤民力夫問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耻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園游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故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者愛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雖具以言而在士者或不惟朕之志所急而以侵牟之為政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能御輕重欲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輕入之不足被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士亦不耗發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贏以為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雖服其聽毋怠吳如愚維說勸誠曰說 心有四病不可不去多思多欲易傲易怒多思則亂志多欲則恣情易傲則拂性易怒則暴戾無此四病心斯湛然 身有四益不可不謹愛物親仁觀書省事愛物則好生親仁則好善觀書則好學省事則好靜全此四益身斯粹然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七十三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故上怒下周外和內敬上則孝弟慈下則慈祥和外則忠信和內則親睦守此四訓家斯安然 時有四宜不可不審約言簡出謹交節飲約言則寡尤簡出則少慶謹交則無辱節飲則不亂合此四宜時斯泰然 思與欲不可無而病在於多傲與怒不可有而病在於易去傲莫若謙去怒莫若忍二者工夫純熟更能以身之四益克之則多思多欲之病斯可漸去去心之病全身之益其本正夫本正未自治所謂家之訓時之宜又何患乎不能守不能合哉此其方也觀者詳之則居編壩城誠 有蟲石運城朝朝近燈火舉手再三遮彼意終不可驅去復飛來防護更勞我汝無從所見自取堪肌觸劉燕詩誠是非 巧舌如簧總莫聽是非多自愛憎生二人吉母雖投行百犬聞風只吠聲權玉且寬和氏罪任全須認不疑情因思晴音遊談者六國交馳亦受烹蘇絰詩凡草識野草凡不凡亦應生和出鈕大松葉蘭根不留其一良由木葉穢著地成棄物人生行不修何門可容休不唯不爾容得無凡草城賢慈偃仰問鑿之宜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三